

生命力的升华

——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

王文宏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生命力的升华

——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

王文宏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力的升华: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王文宏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2(2007.9 重印)

ISBN 978-7-206-04186-0

I.生… II.王… III.厨川白村(1880~1923)—文艺—思想—研究

IV.I313.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9793 号

生命力的升华——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

著 者:王文宏

责任编辑:崔玉金 封面设计:沈 赫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85395845 85395821

印 刷:长春鑫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10.375 字数:2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4186-0

版 次:200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季羨林谈厨川白村

在季先生身边学习的日子里，写下了厚厚的一本日记。先生平日里的身教与言传，都用心而形诸笔墨。这里截取其中的一段，作为此书的开篇。

王文宏：季先生，我在图书馆查了一些资料，感觉到国内学界对日本的厨川白村，还没有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我想自己的博士论文就做对厨川白村的研究吧？

季先生：这个研究题目很好。厨川白村在中国的20世纪20~30年代影响很大，那时，中国就有好几个人翻译了他的著作《苦闷的象征》，但最有影响的还是鲁迅翻译的这本书。

王文宏：那您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这本书吗？

季先生：我在高中读书时就读过鲁迅翻译的这本书。

王文宏：这么早！

季先生：1929年，我在山东读高中的时候，语文课是由胡也频和董秋芳老师给上的，他们两人一共上了一年的语文课（1929年~1930年）。开始是由胡也频来上课，他主要是给我们讲普罗文学，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学，后来就是董秋芳老师给我们上课，他就给我们讲鲁迅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著作《苦闷的象征》。胡也频当时上课讲的普罗文学的课本也是鲁迅翻译的《论艺术》，但胡先生讲起来有些费劲。原因是这本书先是由日本人从俄文翻译过来，鲁迅再由日文翻译成中文，因为日本人本身就翻译的不好，他们又不懂无产阶级文学，所以译的不好，也就难怪鲁迅后来翻译的艰难，林语堂当时说鲁迅的翻译是硬译。当时我是读高中三年级，胡也频在教我们普罗文学的同时，还在学校里办了一个刊物，好像是叫《现代文艺》，我有些记不清楚了，我还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题目是《现代文艺的使命》，那时我才18岁，一直在学校里读书，并不懂无产阶级，所以写的内容就是“革命、革命、革命”。

王文宏：季先生，看来您当时也是热血青年了，胡也频对您的影响也很大，不然，您也不会写文章。那时胡也频与丁玲已经结婚了吧，您见过丁玲

吗？

季先生：胡也频在山东教书时，丁玲来看过他。那时，丁玲已经是蜚声文坛的革命女作家了，她到我们济南省立高中是来探亲的。她从上海来，穿着非常讲究，那时丁玲稍有些胖，又穿着高跟鞋，学校里的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丁玲走起路来不太方便，有时胡先生就扶着她，胡先生比丁玲显得矮一些。我们看见丁玲的时髦都比较惊奇，那时济南比起上海还是比较土气，丁玲那么洋气，丈夫还很关心地扶着她，我们都窃窃私语地议论他们，也羡慕他们。

王文宏：我记得胡也频在1931年就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

季先生：是的。有一天，我们在上国文课的课堂上就见不到胡先生的身影了，而是由另外一位完全陌生的老师来上课，我们全班学生都很惊愕。后来有小道消息说，胡先生因为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被国民党通缉，便连夜逃到上海去了。第二年，也就是1931年，他就同柔石等人在上海被捕，之后又被秘密杀害了，身中了十几枪，当时他才只有28岁。

王文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这样记载的，这件事当时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季先生：当时鲁迅正在上海，听到这个消息后，他非常气愤，写文章抨击国民党，赞扬胡先生他们。那篇文章好像收在鲁迅的《二心集》里。我现在想起胡先生仍然是历历在目，他给我们上课的情景也在我眼前浮动。只怕等到我们这代人都去世了，就再也没有人在脑海里有一个活的胡先生的形象了。

王文宏：是啊，因为胡也频1931年就被杀害了，现在1931年出生的人都70多岁了，而且见过胡也频的人也不多，所以留在人们脑海中活的胡也频的形象的人是很少有了。季先生，胡也频之后给你们上国文课的老师就是董秋芳了吧？我记得您曾经对我说过。

季先生：是的。胡先生被国民党通缉后就离开山东省立高中了，国文课又来了一位陌生的老师，个子不太高，相貌也不惊奇，满口的绍兴口音，我们听课挺费力气的。他的名字叫董秋芳，这个名字我们挺陌生，但对他的笔名我们很熟悉，他的笔名叫冬芬。

王文宏：这个名字在鲁迅的日记中出现过许多次，他与鲁迅的交往也很频繁？

季先生：当时，董秋芳翻译过一本苏联小说，名字是《争自由的波浪》，鲁迅给这部小说写的序。他给鲁迅写过一封长信，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我们当时都看过。这封信现在也已经收集在《鲁迅全集》里了。所以，

他来给我们上课，虽然面孔比较陌生，但却觉得神交已久，也就不感到太陌生了。

王文宏：他上课也讲普罗文学吗？

季先生：他上课与胡先生完全不同，他不讲“现代文艺”，也不宣传革命，只是认真地讲书。讲的最多的就是鲁迅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

王文宏：以前您对我说过董秋芳之后，我就又翻阅了《鲁迅全集》中关于董秋芳的记载。在《鲁迅全集》中鲁迅在1924年~1929年期间，在日记中多处记载了他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的事情，《苦闷的象征》出版后，鲁迅赠书的人，其中就有董秋芳，而且在1925年~1929年期间，鲁迅与董秋芳之间有频繁的书信往来。从鲁迅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董秋芳也十分赞赏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

季先生：是的，董先生对厨川白村提出的文艺是苦闷的符号的提法非常赞成，他在给我们讲文艺产生的时候，不去说古希腊柏拉图等人的观点，也不像现在我们谈的文艺的源泉是什么，他就是谈厨川白村的观点，他赞同厨川白村说的两种力的冲突，是产生文艺的主要动力的观点。

王文宏：他讲了很多吗？

季先生：事情过去很久了，我现在记得的已经不多了。我记得当时董先生给我们讲的比较多的是厨川白村的一个观点“人间苦”，但是，厨川白村说的“人间苦”并不完全是说现实社会的苦，而是说现实社会的苦难在人的内心留下的深刻印象，再加上人主观上对现实社会的重新认识，进而在人的心里形成的苦难。

王文宏：厨川白村用“人间苦”这三个字，很容易被人误解成现实社会的苦难。

季先生：你仔细琢磨一下，如果厨川白村就是说的现实社会的苦，他就不用“人间苦”这三个字了，他说的“人间苦”是广义上的，是有深层含义的。他说人刚一出生就开始经历“人间苦”，你想人刚出生还不懂事，根本不知道什么苦和甜，可是厨川白村却说人生下来就开始受苦，而且知道受苦就要反抗，所以，他说人出生时的第一声啼哭就是反抗。

王文宏：这是说，厨川白村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过深思熟虑的思考了。

季先生：所以说，厨川白村的“人间苦”是有含义的，你把这个问题与佛教联系起来思考一下。

王文宏：好。

季先生：厨川白村提出“人间苦”的真正目的是要说“生命力”，是说

“人间苦”是苦难，但是，人在苦难中磨练的“生命力”会更加坚强和旺盛，文艺就是在“人间苦”与“生命力”的较量中诞生的。

王文宏：难怪鲁迅赞扬厨川白村的文艺观点，并用很快的时间就把他的《苦闷的象征》翻译完成，他们在性格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生命的意志。

季先生：厨川白村是一个知识很渊博的人，所以他思考问题就广泛而且深入。

王文宏：我看过一些他的资料，他是将西方思想传进日本的前驱者。

季先生：他去过欧洲，但是，小泉八云对他的影响很大。小泉八云不是日本人，是欧洲人，娶了一个日本女人，小泉八云的名字是 Lafcadio Hearn。

王文宏：季先生您对小泉八云也知道这么多，我曾经对一些人提起过小泉八云，可是圈子里的人知道他的也不多。

季先生：当年董先生给我们上课时都讲过。厨川白村对小泉八云很敬佩，他在日本东京大学读书时，小泉八云正好在东京大学教书，是他的老师，他受小泉八云的影响很多，还写过一篇关于小泉八云的文章，名字我忘记了。

王文宏：您知道这么多！

季先生：二三十年代，厨川白村在中国的影响很大，我们那个年代对文艺感兴趣的人，差不多都知道。当时西方文艺思想的来源只有两个，一个是普罗文学，再一个就是从厨川白村那里得到的传统的西方文艺思想。这两个来源都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多读些书，把研究厨川白村这个题目认真做好。

王文宏：好的。

2000年3月3日

于北京大学朗润园季先生书房

序

童庆炳

王文宏的博士论文《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就要出版，嘱我作序。于是就想起她在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的日子。王文宏本是延边大学中文系的骨干教师，从教已十余年，出版过《文艺心理学》等专著，并且早被评为副教授，本可以不必再攻读什么博士学位，但是她不满足于原有的水平，为了使自己的专业基础打得更扎实，使研究的视野更开阔，使研究能力有新的提高，她还是毅然决然地考进了北师大文艺学专业来攻读博士学位。她离开自己的丈夫与女儿，走进了北师大的校园，开始了三年的学术跋涉。她的上进心，她的攀登学术高峰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

王文宏是学日文的，论文选题的时候，自然就想把日文用上。这样经过讨论，最终确定了“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的题目。厨川白村是日本的一位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他不幸于1923年死于日本的大地震中，终年43岁。但是他留给我们许多文学理论的精神遗产。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他的著作和论文《文艺的进化》、《近代文学十讲》、《文艺思潮论》先后被译成中文，最重要的是1924年鲁迅翻译了他的《苦闷的象征》，1925年的丰子恺也翻译了《苦闷的象征》，同年，鲁迅又翻译了他的《出了象牙之塔》。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是中国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那个时期出现的中国作家，如鲁迅、胡适、沈从文、郭沫若、冰心、郁达夫、茅盾、田汉、夏衍、巴金等，群星灿烂，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贡献最大的一批人。如果没有他们，简直就可以说没有中国现代文学。这批作家尽管思想与艺术都很不相同，但在主张“人的文学”，主张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实现“个性解放”上面，则大体上是相同的。他们的思想追求当然主要是扎根于当时的现实，但也与接受外国的思想影响不无关系，其中日本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现在的文艺理论研究者一般对于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有着较深的印象。但是对于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全貌缺乏了解。王文宏的论文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在分析了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产生的历史文

化语境之后，全面地描述和概括出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的全貌。在王文宏看来，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是较为复杂的：他一方面认为“情绪主观”是文艺进化的主流，即自有文艺以来文艺的主流都是表现人的主观情绪的，而那种“被理智或经验所支配的文艺”，只是一种支流，是文艺的暂时变态的现象；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文艺“为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是时代精神的表现。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似乎已经是常识，但在上个世纪初，这种思想的提出仍然是新鲜的。王文宏抓住这一点进行深入的论述也仍然是有意义的。王文宏论文又进一步抓住了厨川白村的“人间苦”和“生命力”这两个重要的概念进行辨析。厨川白村的文艺心理学很明显是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性意识升华的理论受到启发，但他改造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去除了弗洛伊德理论某些生理学因素，注入了社会学因素，认为文艺是“人间苦”所在人们内心深处升起一种抵抗力量，进而升华为一种生命力，文艺家由此而创作出文艺作品来，文艺于是成为“苦闷的象征”。王文宏经过对厨川白村几个文艺理论要点的辨析和关联性思考，揭示了厨川白村文艺理论的整体风貌，让读者窥见了一个完整的厨川白村。这一研究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厨川白村在现在的日本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也不够。但是由于鲁迅的关系，厨川白村在当代中国仍然拥有不少读者，研究也不少，这一现象是否可以成为“墙里开花墙外红”呢？其实中国有一些学问家、思想家也是如此，在中国本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倒是在韩国和日本受到了推崇，得到了重要的研究。我认为这种现象也应该得到研究。

王文宏还年轻，基础也很好，祝愿她在今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为祖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2年6月15日

目 录

季羨林谈厨川白村	(1)
序	(1)
引 言	(1)
第一章 生平与思想渊源	(6)
第一节 不同寻常的一生	(6)
第二节 浓郁的日本文化底蕴	(11)
第三节 西方文化的熏陶	(19)
附：小泉八云	(26)
第二章 “情绪主观是文艺的始终”	(35)
第一节 情绪主观——文艺进化的主流	(36)
第二节 时代——文艺进化的催化剂	(49)
第三节 艺术“凝视观照”的无功利性	(56)
第三章 “人间苦”与“生命力”的升华	(62)
第一节 两种力的冲突	(63)
第二节 “人间苦”的根源	(70)
第三节 “生命力”的升华	(75)
第四章 社会文明批评家	(82)
第一节 从“十字街头”到“出了象牙之塔”	(82)
第二节 文艺与社会批评	(84)
第三节 文艺与宗教	(92)
第五章 厨川白村在中国	(98)
第一节 文坛上吹进的一缕异国清风	(98)

第二节 鲁迅与厨川白村	(108)
第三节 厨川白村在中国的回归	(113)
第六章 厨川白村与中国现代文艺心理学	(118)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艺心理学的发展	(118)
第二节 《苦闷的象征》与中国现代文艺心理学	(121)
第三节 朱光潜与厨川白村	(123)
结 尾	(136)
附 录:	(137)
厨川白村 矢野峰人	(137)
回忆厨川白村先生 矢野峰人	(139)
读《苦闷的象征》 矢野峰人	(142)
厨川白村先生的生涯 矢野峰人	(143)
厨川白村的宗教观 谷本富	(146)
主要参考书目	(151)
再版后记	(154)

引言

“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小，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越远即越小，前者却见得越大。”

这是鲁迅在他的《华盖集·战士和苍蝇》一文中引用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一段话。在不停流逝的时间河流中，沙子逐渐被冲走了，而沉于河底的沉甸甸的金子，在河水的冲刷中会越来越闪烁着更加辉煌的亮泽。优秀的人物又何尝不是呢？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流动，他的精神光辉越来越被实践所折射，越来越深切地被人们所理解，因而他的精神也是越来越显示出不同凡响的伟大与崇高。本文并无意将厨川白村冠上伟大与崇高之类的名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在历史的过滤中，也被这种“越远越大”的原则规定着。厨川白村在日本“红极一时”过，日本大正年间的文坛，他的文章一篇接一篇的刊载于各类报刊杂志上，一时间大有“洛阳纸贵”的势态。同时，他的文章也被谩骂过，也遭到了日本不同观点人的攻击。在中国，他的文章，于20世纪20~30年代也曾如一股洪流涌进，被纷纷译来，他的文艺思想也被中国文坛欣赏着，接受着，并深深融进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思想之中。但是，历史的误解，曾使他在日本遭到了非议。然而，到了80年代，当中国文坛打破了几十年的禁寂，人们又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时候，厨川白村的名字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国的各类文章中。有人说，要研究鲁迅前期的美学思想，不能跳过厨川白村，也有人说要清理中国20世纪20~30年代作家的创作倾向也不能抛开厨川白村，更有人说，要研究当代中国文艺心理学的发展，又怎能忽视厨川白村呢？这一切都证实了他的价值所在。如今当我们在思考有些问题，而不能越过他的时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不能不对他的文艺思想再做一番认真的考察，而明白其中的原因所在。

(一)

1923年9月1日的下午，日本还与以往一样，沉浸在人们各自的平静生活中，突然，地动山摇的撼动，打破了这种寂静，一时间日本国东起千

叶、东京、横滨、镰仓、箱根、伊豆、直到静冈，天塌地陷，日本的精华除大阪、神户、长崎、名古屋之外，几乎在大地震中尽付一炬。这是日本空前的奇灾劫难，从1日至6日山崩海啸，大火伴随着海水，将二十多万人葬于火灾与海涛中，土地裂开数尺，铁道弯曲成钩，电线紊乱如丝，尸骸满街，瓦砾一片。这是继世界上1908年的西西里岛的眉细那大地震、1905年的尼马拉亚西北部的地震之后的最大的地震。眉细那的地震使七万多人丧生，而尼马拉亚西北部的地震使两万人丧生，可是，这次日本的关东大地震竟在一瞬间便夺去了二十多万人的生命。日本被这场空前的天灾震惊了，然而面对着冲天的大火和咆哮的海啸，他们竟是束手无策。全世界也被震惊了，却也只能是望洋兴叹，任其地震吞噬着日本的一块块土地、一条条生命。

地震中断了海陆交通全部通讯，直到9日《关西日报》才报道了厨川白村遇难的消息，10日的《大阪日报》比较详细地报道了厨川白村遇难的情况，但日期却报道为9月4日，然而，从后来厨川白村先生的夫人厨川蝶子的回忆中，人们才确切的知道，厨川白村先生在地震的二天（9月2日下午的2点38分）便遇难身亡了。厨川白村先生的夫人痛苦地回忆说，当时他们正在镰仓的别墅里，9月1日的早上，白村先生的心情很是糟糕，但他仍在为《英语青年》杂志写下一期的稿子。下午，他将稿子写好，装进信封里，贴上邮票，便回到二楼上去了。他刚刚躺下，无情的地震便袭来，当时他的夫人正在楼下的厨房里，她想上到楼上扶先生下来，然而，掉下来的砖瓦正砸在她的头上。正在厨川夫人头血直流，万分焦急的时候，白村先生自己装上假腿从楼上下来了。他们夫妻二人手牵着手赶快逃离出房间，然而由于家住的地方离海很近，他们望着一面是大火中的地裂，一面是咆哮的海啸从海上汹涌而起，竟不知何去何从，就在这时一股两丈多高的黑色浪涛冲击上来，夫妇二人被黑浪扑倒，厨川先生便再也没有起来。当他被一位好心的日本青年救起之后，在昏迷之中只说了一句“我想要冰”，便停止了呼吸。他是在痛苦中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年他才43岁。

厨川白村遇难的消息，在日本一经传开，文坛上一片哗然，他的同仁朋友在极其悲痛的同时，也为之惋惜慨叹，一掬泪水并不能表达他们的全部哀思，9月16日在京都冈崎厨川白村的住宅，召开了追悼会，人们以沉痛的心情悼念这位在日本文坛上不可多得的社会思想家与文学天才，紧接着日本的一些报刊杂志连续刊载了悼念厨川白村的文章，《英语青年》还特别临时增刊了《厨川白村追悼号》来追忆这位不幸遇难的学者。人们在追忆他的同时，不能不慨叹这位日本文坛上的博学者陨落的太早了。

(二)

厨川白村不幸遇难后，日本文坛对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切。先是1923年10月，《英语青年》临时增刊，出版了《厨川白村追悼号》，厨川白村的亲人、友人及他的同仁怀着悲痛且又崇敬的心情，从他的人格、学识、著作等方面做了细致的回忆。接着1924年由他的夫人厨川蝶子和学生矢野峰人、山本修二共同出版了他们在厨川白村镰仓故居的废墟上，挖掘出的代表他文艺思想精华的著作《苦闷的象征》。1929年日本改造社出版了6卷本的《厨川白村全集》。这时期，日本文坛也从不同的侧面，对厨川白村的学术思想与社会批评进行了评论。矢野峰人在他所著的《半面像》一书中说：“先生在此书中（指《苦闷的象征》）的文艺论，是他可贵的亲身体验，也是他毫无伪装的灵魂的呐喊。”“《苦闷的象征》一书，对弗洛伊德的理论采取了不即不离的态度。”谷本富的《白村的宗教观》论述了厨川白村对宗教既崇敬又怀疑的态度，尤其是从厨川白村的家族入手，阐述了厨川白村青睐宗教的家族渊源。1964年，日本昭和女子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近代文学研究丛书》，在第22卷中，对厨川白村的生平及他的学术生涯进行了大致的介绍。1985年，日本东京讲谈社出版了濑沼茂树的《大正文学史》，在这部文学史里，作者对厨川白村于大正年间连续出版的几部书，在日本社会产生的影响，做了充分的肯定。1996年，《六棱会报》上刊载了《厨川白村和六棱》的文章，介绍了厨川白村从中学时代起便在该报上不断发表的译诗、文艺评论及他的几部书的连载。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从两个方面对厨川白村进行了论述，一是对他的《近代文学十讲》所带来的西方近代文艺思想，再是他的《近代的恋爱观》在当时社会上产生的影响。赞扬者有之，抨击者也有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日本文坛至今对厨川白村的议论从未间断过，却也是星星点点，不成风雨。

与此相反，厨川白村在中国的状况，却是日本无法相提并论的。在20世纪20年代，他获得了任何一个外国文艺理论家都不能与之夺宠的殊遇。仅仅4年的时间，他的所有著作几乎就被不同的人，翻译成不同的版本，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了。

首先是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朱希祖先生，于1919年11月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发表了厨川白村的《文艺的进化》的文章，这篇文章出自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中的第九讲《非物质主义的文艺》，这是介绍到中国最早的厨川白村的文章。紧接着1921年，罗迪先将全书翻译成中

文，由上海学术研究会出版。

1922年，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潮论》由馥泉翻译，连载于2月21日至3月28日的《民国日报·觉悟》上。1923年，又由樊仲云翻译，连续刊载于12月24日至1925年5月5日的《文学周报》上。1925年，这部书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苦闷的象征》是在中国译本最多的一部书。最初于1921年1月16日至22日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刊载了明权的译文“创作论”和“鉴赏论”。接着，樊仲云又翻译了“文艺创作论”和“文艺上的几个根本问题的考察”，分别发表于1924年6月30日、7月7日、9月28日的《文学》杂志和1924年10月的《东方杂志》上。1924年，鲁迅全译的《苦闷的象征》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几个月后即1925年3月，丰子恺的译文，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的译著连续再版了十多次。

1925年，鲁迅又将厨川白村的另一部著作《出了象牙之塔》翻译完毕，并于当年的12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

1928年，上海启智书局出版了绿蕉、大杰翻译的《走向十字街头》。同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夏丏尊翻译的《近代的恋爱观》。

厨川白村著作的大量出版，使中国文坛有了足够的接受和研究的条件。可以说，从那时开始，一直到80年代，对于厨川白村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热烈期。这是指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文坛对厨川白村基本上是一种热烈欢迎的状态，肯定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合理性，并积极地接受。主要代表作家是鲁迅、郭沫若等人。他们不仅极力地赞扬厨川白村给予中国作家的影响，而且，还用厨川白村的理论总结自己的创作活动。但是，这时的接受，明显地缺少一种理性的思考。

二、沉寂期。这是指3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前期。由于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文坛逐渐地繁荣，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不仅被淹没，而且还遭到了批判，被作为唯心主义扫出了文坛。在漫长的半个世纪中，厨川白村在中国几乎是销声匿迹了，就连《中国现代文学史》谈到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时，也很少提到厨川白村，即使提到，也仅仅是一点而过。厨川白村由开始时的一片喧哗，跌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

三、复苏期。这是指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突破，鲁迅研究高潮的到来，和中国现代文艺心理学研究的繁荣，厨川白村又以他顽强的生命力步入中国文坛。厨川白村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伴随着鲁迅研究，人们发现要研究鲁迅的美学思想决不

能脱离厨川白村，在鲁迅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厨川白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影响并充实了鲁迅的美学思想。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温儒敏的《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5期）和刘再复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曾镇南的《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读书》1982年9期）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背景。打破沉寂，开拓新的文学研究领域的文艺心理学，为厨川白村的研究也创造了新的角度（本文在后面第五章还要详细论述）。另外，赵宪章的《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的合流与厨川白村》（《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4期）揭示了厨川白村作为社会文明批评家的使命感。王向远的《厨川白村与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2期）和黄德新的《厨川白村与中国新文学》（《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2期）他们结合着20~30年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状况，把厨川白村放到特定的历史阶段，探讨了厨川白村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是对20~30年代文学现象的总结，也是一个突破。

然而，对于厨川白村的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就是对于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还没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对于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渊源和他的文艺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也没有详细的论述，同时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主要精华和他的不足，尚缺阐述。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入研究。

第一章 生平与思想渊源

大正年间,^① 在日本文坛上风靡一时的厨川白村,虽然不能说是一枝独秀,却也是掷地有声,引起了日本社会思想文化界,尤其是日本青年的关注。他以《近代文学十讲》确立了自己在日本文坛上的地位,又以《出了象牙之塔》和《近代的恋爱观》、《走向十字街头》为标志,转向了对文明社会的批评。在他不幸遇难后,他的学生矢野峰人、山本修二等人整理出版的《苦闷的象征》是他文艺思想的集大成,对他一生的文学活动在理论上做了总结。这一切的得来,都与他早年的思想积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厨川白村主要是一位西洋文学的译介者,在日本,他是最早译介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人,他的文艺思想基本上来自西方的理论。但是,他又是一位在日本国土上长大的、受着浓郁的日本文化熏陶的人,他的血脉里涓涓流淌着日本民族的血液。所以,他是一个东西方混合体的文艺思想家,日本传统的古代文化成为他文艺思想的底蕴,西方文艺思想又在这底蕴上生发成长。

第一节 不同寻常的一生

有人说,厨川白村的一生有着一种传奇的色彩,这话似乎有些神秘了,但是也并不无道理。他刚一出生,就带给了人们一个谜,到如今人们已经无法再破译这个谜了。他的聪慧与才智不同于一般人,才使他有了别于常人的坚毅和勇敢;生命给予了他幸运,使他师从于小泉八云、夏目漱石、上田敏,他收获了丰厚的智慧;但是生命又使他遭遇了惨重的灾难,过早地遇难于大地震中。

每一个人的出生,伴随着的是母亲身躯的痛苦和全家人的欢喜,当母亲

^① 日本大正时期:1912年~1926年。